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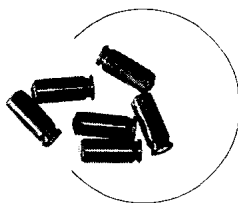
《纽约时报》《今日美国》畅销书排行榜冠军

ALL THAT 女法医探案集 REMAINS

殘骸線索

斯卡佩塔，一位荣获全美最佳侦探奖的女法医
她的故事，已被翻译成31种文字，在34个国家和地区流传
今天，她来到了中国……

[美]帕特丽夏·康薇尔/著 蓝目路/译



【女法医 | 探案集】

【美】帕特里夏·康薇尔 著 蓝目路 译

残骸线索

南海出版公司

2003·海口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残骸线索/(美)康薇尔著;蓝目路译. - 海口:南海出版公司, 2003.1

ISBN 7-5442-2367-1

I. 残… II. ①康… ②蓝… III. 侦探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98986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30 - 2002 - 160

ALL THAT REMAINS

Copyright ©1992 by Patricia Cornwell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2003 by Nanhai Publishing
Corporation (南海出版公司)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International Creative
Management, Inc.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CANHAI XIANSUO

残 骸 线 索

著 者	(美) 帕特丽夏·康薇尔
译 者	蓝目路
责任编辑	张 桐 刘一民
策划编辑	陈明俊 季晟康
装帧设计	新经典工作室·严冬
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 (0898) 65350227
社 址	海口市蓝天路友利园大厦 B 座 3 楼 邮编 570203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迪鑫印刷厂
开 本	890 × 1240 毫米 1/32
印 张	10.875
字 数	220 千字
版 次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10000 册
书 号	ISBN 7-5442-2367-1/I·501
定 价	19.80 元

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作者简介



帕特丽夏·康薇尔于1956年出生在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

她的职业生涯从担任社会新闻记者开始。1989年她在弗吉尼亚州的法医部门做记录员，后任计算机分析员。与此同时，她还担任过里士满市的义务警员，并接受过联邦调查局的特训。

1990年，出版以女法医斯卡佩塔为主人公的处女作《尸体会说话》，获得巨大成功，并为她赢得1991年的埃德加文学奖、克雷西文学奖、安东尼文学奖、麦克维提文学奖以及法国的浪漫传奇小说奖。此后，康薇尔创作的第四本女法医小说《失落的指纹》荣获英国作家协会颁发的金匕首奖，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获此殊荣的作家。

目前，康薇尔已出版了11部女法医系列小说，其作品被翻译成31种文字在34个国家和地区出版，受到了全世界读者的喜爱。

责任编辑：张 桐 刘一民

策划编辑：陈明俊 季晟康

封面设计：新经典工作室·严 冬

【因为我非常关心活着的人，所以才会去研究死去的人】

—— 帕特丽夏·康薇尔

其实这些尸体告诉了我们许多事情，只不过我们没有注意去听而已。死人告诉我们的话往往是最可贵的。因为这是他们以自己的生命换来的教训，若是学会听死人说话，就可以多懂得许多事情。

——古龙《多情剑客无情剑》

“你的工作明文规定：法医应该调查死因，并且将发现写成报告。这条规矩涵盖的范围其实相当广泛，它赋予你完全的调查权，只是不能逮捕嫌犯而已。”

追逐秩序和理性的契合

——女法医探案集总序

晓 剑

1990年，康薇尔的处女作《尸体会说话》出版，当年就在美国引起轰动，荣登具有图书销售权威评判的《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榜首；1991年，凭借处女作，康薇尔荣获美国埃德加文学奖、克雷西文学奖、安东尼文学奖、麦克维提文学奖、法国浪漫传奇小说奖等西方国家重要文学奖项，同时她的第二部作品《肉体证据》再次荣膺《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第一位；1992年，《残骸线索》问世，依然成为《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中的一员；1993年，《失落的指纹》出版发行，即刻获得众多推理小说作家梦寐以求的英国作家协会颁发的金匕首奖，这是美国作家首次获此殊荣；1996年，已经出版的6部作品在《今日美国》小说类图书评比中，以第一、第二、第八、第十四、第十五和第二十四全部入围；1999年，小说主人公女法医斯卡佩塔荣获美国最佳侦探奖。

在并不区分50年代、60年代、70年代、80年代作家，也不以新人类、新新人类、美女作家、少年作家为时尚的美国，一个原本名不见经传的小女子，一跃而成为美国文学界的一颗新星，其13年中推出的11部女法医系列作品被翻译成31种文字，在34个国家和地区流行，有令其同辈难以望其项背之感。



其人其书的价值何在？

经过极富快感的阅读之后，无论我们给出怎样的社会、文学、法律、道德标准，都不能不对美国女作家帕特丽夏·康薇尔的女法医系列作品做出一个这样的评判：面对着世纪末所产生的人类末日的浮躁心态，她用表现出强烈终极关怀的语境和女性本能的智慧，追逐着秩序和理性的契合。

这应该是她的数百万字的小说能够在充斥着暴力、色情、黑社会、影射政府、同性恋、名人隐私曝光类书籍的当代美国和西方世界脱颖而出并畅销的主要理念支点，在这个被越来越多的芸芸众生关注的支点之上，她熟练而冷静地架构着惊险、奇特、曲折、别出心裁因而引人入胜的故事，使人从中得到思考的冲动和对她理念的认同。

她并没有哗众取宠，在她作品的字里行间，是对人类社会沉重的忧患意识。

作为还顽强地以阅读小说（因为身边的众多亲朋好友早就沦陷于电视剧的淫威之下了）来产生愉悦的人们来说，对古代中国的狄公案、施公案、包公案不会陌生，它们可以说是侦探小说或破案小说的鼻祖和先驱；当然，西方大侦探福尔摩斯、波罗以虚构人物真实地活在亿万读者心中也是破案文学不可磨灭的功绩；日本的社会派推理小说在七八十年代的广为流行使此类文学作品中所包含的人类意义空前提高，即使以经院文学捍卫者面貌出现的一些大家也不得不关注破案小说走红原委，因为这些作品并非以毫无收敛的暴力、肆无忌惮的色情和胡编乱造的情节来向市场渗透，简言之，它们与曾经充斥书摊的文学垃圾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帕特丽夏·康薇尔女士的系列作品明显地在超越着日本的社会派推理小说，也超越着美国本土以往的破案文学，她所精心设置的故事在逻辑上的清晰、当代生活中高科技手段的运用、时尚变化在文本中绝不落伍的呈现以及犯罪心理的真实描述，都使她无愧于新一代破案小说作者群体中的代表人物。

但她的出类拔萃并非仅仅于此。

顾名思义，女法医系列作品中的主人公当然是女法医，法医作为一个古老的职业和犯罪紧密相连。凶杀、强奸、抢劫、盗窃是每时每刻都可能在地球任何一个角落发生的事件，而每一次这类事件的出现，都有相当概率的身体创伤甚至生命的丧失，于是需要法医的鉴定和结论，以对案件的侦破给予法律事实的依据。

性别在法医的职业操守方面应该说是没有任何意义的，男法医和女法医都必须使自己处于一种科学、客观、公正的位置之上，但法医除了职业时态之外，还被更多的社会时态笼罩着，因而，性别不同对生活状态的认知区别就鲜明地呈现出来。

女法医在某种层面上比男法医对社会的感悟或者叫做直觉更敏感和更细腻！这便是女法医系列与以往同类题材文学作品的比较优势。

帕特丽夏·康薇尔女士的警政记者、法医记录员、计算机分析员、义务警察、联邦调查局特训的经历使她毫无疑问地体验了生活中阴暗和反阴暗的强烈对峙，在洞察着维护正常秩序和破坏社会结构斗争的同时，获悉了人们灵魂中的卑鄙和高尚，这成为她能够准确把握犯罪者犯罪尺度和充分渲染犯罪者犯罪动机的创作基础。

真实得无可挑剔，女法医系列作品的看点之关键。



犯罪不是哪个社会特有的形态，站在与时俱进的立场上观照，可以这样认为，破坏人类生活正常秩序的行为甚至不是哪个阶级的专利。于是，制止犯罪也就在任何一种社会制度下都必须时刻进行，也于是，描述犯罪和反犯罪的文学作品就必然地要进入阅读者的视野和精神生活中。

犯罪被社会学家当成是社会的癌症，也就是说，是一种难以治愈的顽疾，但又是人们在竭尽全力试图攻破的人类难题。不幸的是，当生理上的某些癌症已经可以通过现代医学技术被割除，并使患者的生命得以延续的时候，犯罪这种社会的癌症依然是不治之症，起码大量有责任感的作家在他们数以万种的文学作品中没有开出令人信服的灵丹妙药。

帕特丽夏·康薇尔女士恐怕是深谙其中道理的，当她意识到她没有能力从根本上消除现代社会惯有的恐惧、绝望、因苦难铤而走险、因欲望释放血腥的时候，她希冀能够在以文学形式揭示犯罪的丑恶过程中，诠释人类精神世界和缓解人类的内心痛苦。

这是任何刻意的包装和恶意的炒作都无法完成的。

有理由相信，在帕特丽夏·康薇尔女士看来，人和世界的悲剧处境恰好是她从事文学的出发点，而这悲剧处境的极致就是犯罪。每个个体的犯罪必定有着社会的动因，而每一次犯罪又是对秩序的嘲弄和对理性的丧失。因而，在她文本中所描写的血腥和死亡都是具有强烈象征色彩和人文意义的，正如她所说：“我非常关心活着的人，所以才会去研究死者。”

她所谓的研究死者其实是对研究社会的另一种语言方式，实际情况是，当旧的话语方式在表述作家的内心世界发生困难时，他就会进行新的探索。当然，她探索的不仅仅是话语方式，而且在叙事结构上也充满着创造力，更为关键的是，她在文学的惊险

样式中打开了一扇阳光的天窗，照亮了破案小说阴暗、狭小和萎缩的环境，从而使被某些文学研究者一贯鄙视的破案小说产生了质的飞跃。

这种飞跃的表现：社会意义不再是破案过程的美丽外衣，偶然遭遇不再是生存的必然结果，侦探不再是国家机器的简单缩影，人性和人道主义不再是暴力大餐的佐料。女法医系列作品把以往所谓纯文学作家所拥有的一切思想方法、哲学理念、构架手段、叙事风格、语言权力、艺术境界都融合在其中，用以完美地完成对社会和人的认识。

破案只是一种更易于让读者接受的载体。

文学的高雅和低俗不是由体裁、更不是由题材来决定的。诗歌就比小说审美层次高吗？随笔就比散文有思想吗？说这种话的不是别有用心就是大学里的白痴。同理，描述二次大战的小说就比描述越战的小说高级吗？写抓特务的故事就比写金融风暴的故事低级吗？令人不解的是，许多人恰恰这样认为，他们既不是别有用心，也不是大学里的白痴。

帕特丽夏·康薇尔女士顽强地挑战着对题材的偏见和无知，她在作品里无时不刻地呈现着精彩和好看，并在精彩和好看中使读者得到对社会和人的剖析。这是一种态度，更是一种追求，一种已经被许多作家放弃了追求。

我们承认，世纪末情结因着新世纪的到来被终结，但那浮躁的情绪却在新世纪中更加暴躁地表现出来，人生的高尚目标似乎在消失，人活着的意义除了金钱、权力和女人（对女人而言是男人，有一系列所谓煽情的影视剧为证）外，再无其他，不少作家们也變得疯狂，以示自己融入了其实是逆流的历史潮流。于是，女法医系列作品所展现出的冷静就具有在目前还难以评说的价值，

作者所奉献给读者的内涵就更为可贵。

这难以评说的价值和更为可贵的内涵就是我们推介并出版女法医系列作品的理由，也一定是被读者欢迎因而畅销的理由。

在艺术层面集俗为雅，在思想层面展示秩序和理性的契合，抛弃传统侦破小说中成人童话的部分，让濒临绝望的人们重新点燃希冀的火焰，这是帕特丽夏·康薇尔女士面对的困惑，也是女法医系列作品正在破解的难题。

晓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海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已出版有《中国知青密闻录》、《土命》、《海南大亨》、《世界》、《绝对陷阱》等长篇小说 25 部，中短篇小说集 8 部，在《人民文学》、《收获》、《当代》、《中国作家》、《十月》、《天涯》等杂志刊登中短篇小说一百余篇。另有《我们的田野》、《九月》、《复仇的女人》等 8 部电影剧本被搬上银幕，荣获过全国及省级文学奖 12 次，至今已发表文学作品 800 万字。

主要人物表

凯·斯卡佩塔	弗吉尼亚州首席法医
皮特·马里诺	弗吉尼亚州刑侦警官
彭顿·韦斯利	联邦调查局调查员，嫌犯人格分析专家
杰·摩瑞	弗吉尼亚州警察局警官
马克·詹姆斯	联邦调查局调查员，斯卡佩塔前男友
罗斯	斯卡佩塔的秘书
玛格丽特	法医办公室电脑专家
尼尔斯·范德	法医办公室指纹分析专家
琳达	法医办公室枪械专家
葛儿	搜救队队长
杰夫	警犬训练员
蒙塔纳	弗吉尼亚州詹姆斯市警官
艾比·敦布尔	《华盛顿邮报》记者，斯卡佩塔的好朋友
柯利弗德·林	《华盛顿邮报》记者
希尔达·欧兹梅克	通灵师
德博拉·哈威	
弗雷德·柴尼	第五对遇害的失踪情侣

帕特·哈威

德博拉的母亲，美国全国禁毒办公室主任

苏珊·威尔康克丝

第四对遇害的失踪情侣

迈克·马丁

本·安德森

第三对遇害的失踪情侣

卡罗琳·贝内特

吉姆·弗利曼

第二对遇害的失踪情侣

邦尼·史迈斯

布鲁斯·菲利普

第一对遇害的失踪情侣

朱迪·罗伯兹

伊丽莎白·莫特

8年前的一对遇害者

吉尔·哈灵顿

埃伦·卓丹

7-11连锁店售货员，案件证人之一

乔伊斯

小狗“混账”的主人，案件证人之一

斯蒂芬·斯普勒

庄家书店老板



星期六，8月的最后一天，破晓前，我就开始工作。我没有注意到晨雾如何在草地上蒸腾散逸，也没有欣赏天色渐渐转为亮蓝。整个早上，占据在不锈钢台桌上的尽是残骸似的躯体，而停尸间里没有窗户。这个周末的里士满市，从一早就充斥着汽车碰撞及枪击声。

我一直工作到下午两点，才回到位于西端的家，柏莎在厨房忙碌地打扫。她每星期六来帮我整理一次，早已经习惯不去理会电话铃声。这会儿，它正震天价响着。

“我不在。”我大声叫着打开冰箱。

柏莎停止打扫。“一分钟前就响过了，”她说：“几分钟前也是，同一个男人。”

“没有人在家。”我重复。

“随你啦，凯医生。”拖把扫过地板的声音再度响起。

我试着不去理会那不具形体的答录机转动的声音，霸气的入侵阳光满室的厨房。在夏天，我尽情享受汉诺瓦番茄，几乎毫无节制，但秋天将临的此刻，我只能节省着吃，只剩下三颗了。鸡肉沙拉放哪儿了？

答录机在哔的一响后，传来一个熟悉的男性声音。“医生？我是马里诺……”



噢，老天爷，我叫着，顺便把冰箱的门用屁股砰的一声关上。里士满市的谋杀案刑警皮特·马里诺自午夜开始就在街道上穿梭，不久前，我才在停尸间见到他，那时我正把子弹从他接理的案件中的尸体里取出来。他应该是在前往盖斯顿湖的路上，实现他的周末钓鱼计划。我呢，则很想在我的花园里劳动一下。

“我一直试着跟你联络，但现在必须出门，请用传呼机跟我联络……”

马里诺的声音听来很紧急，我一把抓起话筒。

“我在这儿。”

“那是你，还是你那天杀的答录机？”

“猜猜看。”我回答。

“坏消息。他们发现另一辆被弃置的车子，在纽肯特，第64号公路往西的休息站。彭顿刚找到我——”

“另一对？”我打岔，看来我今天的计划泡汤了。

“弗雷德·柴尼，白人男性，19岁。德博拉·哈威，白人女性，19岁。最后被看到的时间是昨晚8点左右，当时他们正从里士满市的哈威家开往斯平德弗方向。”

“而他们的车是在往西边的公路上被人发现的？”我问。斯平德弗位于北卡罗来纳州，在里士满市向东约三个半小时车程处。

“是的。他们显然往反方向走，似乎要回到市内。一位州警一个钟头前发现那辆车子，是部吉普车，还没找到人。”

“我现在就去。”我告诉他。

柏莎没有停止打扫，但我知道她没有漏听一字一句。

“我工作结束离开时，”她向我保证，“会把门锁上，并且设定好警报器。不要担心，凯医生。”

我抓起皮包，冲向我的车子，一股恐惧凉飕飕的爬上背脊。